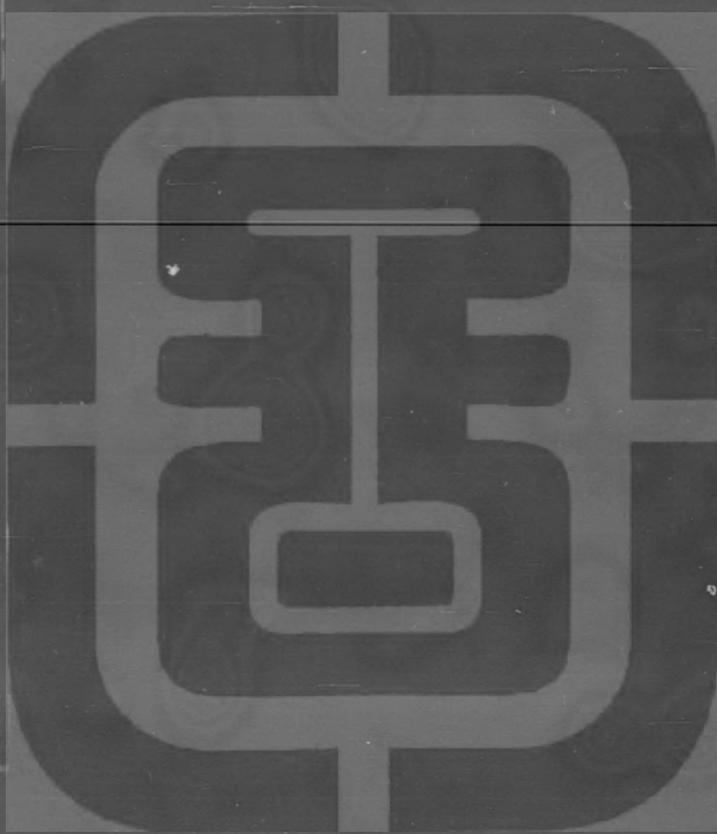


後漢書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

後漢書六十八

郭太傳

郭太字林宗

范曄父名泰故改為此

太原界休人也

休

本汾州縣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

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

也風俗通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

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

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

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

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

為神仙焉司徒黃瓊奏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

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

左傳晉汝叔寬之詞支猶持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

八尺容貌魁偉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

雨巾一角墊音丁念反周遷與服雜事曰巾以葛為之形如幘音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

造帽其巾乃廢今國子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

巾其見慕皆如此泰別傳曰泰名顯士或問汝南范滂

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介其類貞不絕俗柳下

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禮記曰儒有上

下不事諸侯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母憂歐林宗

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禮記曰倫猶類也論語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

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

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

軍實武為關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

千餘人皆來會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

千里負笈荷樵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

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

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泰

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  
 學則師李智之陳國則魏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  
 度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  
 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  
 度之器汪汪若干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  
 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  
 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  
 著之篇末

章章續昭也

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  
 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陵干木  
 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

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

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黎丘齊師敗績親禽  
 顏廋杜預注曰黎丘隰也顏廋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  
 晉荀瑶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  
 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  
 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是邑服車  
 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駟說文曰  
 駟會也請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  
 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軼之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  
 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  
 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  
 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遠瑗顏回尚不能無  
 兵乎秦君以為然也駟音子郎反

過况其餘乎論語曰遠伯玉使人於孔子問之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

顏回好學不貳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

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

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

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

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容獨危坐愈恭林

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

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共其毋自以草蔬與客同

飯草麓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州志曰楊氏縣在魏郡北地客居太

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

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

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士即門卒

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

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

為貴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謝承書乙作文扶風人也性輕悍喜與人報讐為

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

負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

所在能化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

患之謝承書曰淑為舅宋瑗報讐於縣中為吏所捕繫獄當死泰與語淑懇側流涕泰詣縣令應操陳其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書五十八

九

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

不宥之郡上言乃得原

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間所稱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達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

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伐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季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謝承書曰太原郭長信王長文長文弟子師韓文布季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名靈舉子師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餘多典州郡者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徵明也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詭違也則哲之鑒惟

帝所難帝謂堯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則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

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亨通也恂恂善導

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墨翟孟軻也絕過也

符融傳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續漢

志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融恥為其吏而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

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

褻談辭如雲幅巾者以一幅為之也褻古袖字如雲者奔踊而出也膺每捧手歎

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

李膺由是知名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謝承書曰融見林宗便與

順治十七年刊 後漢傳五十八

之交又紹介於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皇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

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

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謝承書曰文經子艾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

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遣門生日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雜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

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

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

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

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

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弃融益以知名州郡禮

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

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佃等三人佃音

承書曰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武異才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孔佃為上計吏袁山松書曰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

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歛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

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以新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

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謝承書曰穎川張元祖志行土也來存融弟其妻亡知其如此

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雅所乘麻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遊

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傳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興音預少峻名節好人倫多

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魏志曰和洽字陽十汝南

西平人也初舉孝廉大將軍辟不就魏國建為侍中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廓

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璆音求又巨秋反府中聞子將

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

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

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

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

其故邵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

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

已目命品藻為題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為隙脅邵劭不

得已目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

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

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

李達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

睦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

叙以馬磨自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

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

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

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

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

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

遂復投楊州刺史劉繇於曲阿繇字正禮其後陶謙果捕諸

寓士寓寄也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

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故城在今

豫州汝陽縣東北有二龍鄉月旦里

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甄明也藻猶飾也明發周流永言時

道明發發夕至明也符融鑒真子將人倫守節好耻並亦逡巡

郭符許列傳第五十八終 後漢書六十八

竇何列傳第五十九 後漢書六十九

### 竇武傳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

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

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為貴人

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

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

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

儉民饑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

路旬施貧民兄子紹為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每

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  
訓道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  
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  
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  
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竝熙名奮百  
世熙盛也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  
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  
中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梁冀孫壽寇鄧寇榮鄧萬代雖或誅滅孫壽  
冠榮鄧萬代而嘗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  
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

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金不慮前事之失復循

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二世卽胡亥趙高之變

不朝則夕趙高使女婿閭樂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

遂收前司隸較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

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

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

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

畱神澄省時見理出時謂卽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

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

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密荀緄音古劉祐魏朗劉矩尹勲

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媯皓苑康楊喬  
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竝列  
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饜饜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  
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  
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  
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  
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嘉士猶善人也福至實由善  
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較尉槐里侯印綬上音時丈反帝不  
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

囚罪輕者皆出之

都內王藏官各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

其冬帝崩無

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  
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為靈帝拜  
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為聞  
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鄠侯遷步兵校尉紹  
弟靖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  
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以私  
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  
海內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  
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勲為尚

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雋太守荀昱為從事郎中辟潁川陳寔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

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

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戮力唯德是建咸得其人賢豪大姓皆絕望矣

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奄人石顯為中書令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自殺

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女尚書內官也夫人

自趙 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

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允音淫允豫未忍豫不定也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謬不利大臣

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為司隸校尉  
 劉祐為河南尹虞祊為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  
 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  
 樂尚書鄭颺音立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  
 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勲侍御史祝瑁雜考颺辭  
 連及曹節王甫勲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  
 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  
 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  
 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自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  
 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

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

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

祭信閉諸禁門祭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祭

傳審印信然後受之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

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

殺之遂害勲出鄭颺還共劫太后奪璽書劉放曰案太后所守非

璽書也當是璽綬誤作書字順帝亦先奪得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

道複音福使鄭颺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

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

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

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廐騶都候劔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日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實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官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

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續漢

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謡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織織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硲案易曰拔茅連茹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錮茅田一頃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織織言姦慝不可理也嚼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

禁錮也後年硲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硲音若教反硲猶惡也 收捕宗親賓客姻

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為已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為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曾表卒曹操定荆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為流矢所中死飛矢曰流矢中傷也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

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廣雅曰木徑至喪所

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蝘屈蝘音丘若哀泣之容有

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祥吉凶之先見者騰字子

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

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

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荊州

比司隸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

掾同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

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漢官儀曰溫字伯慎讓

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

### 何進傳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人

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為潁川太

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

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為大將軍率

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張角劉

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慎侯慎縣屬汝

四年滎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十一年縣令詔使進

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

迎於成臯拜苗為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

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  
京假司馬伍宏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太公

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

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大韜司馬龍韜云武王

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可以威厭四方進

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為之奈何以為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

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

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

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

禮畢帝躬擐甲介馬擐音官擐貫稱無也介亦甲也上將軍行陳三

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

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

尉趙融為助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

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

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

畏忌於進乃與諸帝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

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

東擊徐充二州兵須紹還帥戎事以稽行期初何皇后

生皇子辯王貴人產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

嘉慶八年刊

後漢書卷之五十九

七

挑無威儀不可為太子前書曰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

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  
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  
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  
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廣雅曰僂疾因稱疾也音任鑿反  
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  
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  
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造親客張  
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  
利靈帝母董太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  
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袁安在

空孫湯為司徒太尉湯子成五官中郎將成生紹故云累代寵貴也而紹素善養士能得

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  
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顓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  
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  
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  
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  
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  
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  
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  
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

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

足道哉申伯周申后父也詩大雅今大行在前殿人主崩未

有謚故稱大行也前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將軍宜受詔領禁兵劉攽曰案文

多一不宜輕出入官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

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楚詞曰楚也詩曰衣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

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

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

疑以為然中官在省闈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

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脇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

稱即鹿無虞易屯卦六三爻辭也虞掌山澤之官即鹿猶縱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

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

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  
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疆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  
人以柄前書梅福上書曰倒持太阿授楚其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進不

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

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臯使武

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武猛謂有武藝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各官

也皆以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其從南

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

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

進變計乃脇之曰交構已成形執已露事留變生將軍

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前為司隸校尉假

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

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

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

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

進謂曰天下匆匆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

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

又為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

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

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惟思

也念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  
 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  
 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  
 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  
 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欵入省欵音許物  
 反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  
 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  
 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君進入坐省閣讓等  
 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說文曰憤憤亂也先帝時  
 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陳留王協母王美人何后鳩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丘

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  
 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  
 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  
 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  
 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  
 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  
 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  
 兵入宮宮閣閉表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  
 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  
 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閣因將太

后太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

複音福

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窻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

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

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

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

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為報讎乎進素有

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

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

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

後得免者二千餘人○劉放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

得免者二千餘人則死者何可勝計矣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

內張讓段珪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

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

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

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

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

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

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執卒而事敗闔豎身死功頽

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

言智非不足權亦

有餘蓋天敗也

傳

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

左傳曰楚代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公將興之不可宋公不從遂與楚戰大敗於泓也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進本屠家子也惟女惟弟來儀紫房

上惛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慝以合人願道之屈矣代

離凶困代更也官以貢為服中桂籍亭對董卓姿烈帝又

順治庚子年七月十六日

江寧府學教授朱

後漢書六十九

實何列傳第五十九終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後漢書七十

鄭太傳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開封縣故城在今汴

州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

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

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

業為尚書侍郎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二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

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狀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

借音子將恣凶慾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

天啓二年刊

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  
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  
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  
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顥共說卓  
以表紹為勃海大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  
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眾多益  
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  
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詞更對曰詭猶詐也非謂無  
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略陳  
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强盛然光

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

人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

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

二也表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孟卓

名坐不闕堂言不妄孔公緒侃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指

虛之使生者指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

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之精悍悍勇未有孟

賁之勇度忌之提說死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

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

任紅人怒以楫燒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何孟賁賁

僚目視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驅馬追之不能及吳王聊城

之守之齊記燕將田單攻下之燕餘不下良平之謀可任以偏

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

恃衰恬力恃也將各其峙峙止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

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

羌戰婦女猶戴戰操才挾弓負矢挾持况其壯勇之士

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彊勇百姓所

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八種並見西羌傳

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兇以赴犬羊

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

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膠固也當解合之執猶以

烈風掃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

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

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

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玄北海人北海郡原清高且亮

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皆儒生之所仰群士稽式彼

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疆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

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滎陽前書吳王濞楚

川王賢齊南王辟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景帝三年反大將軍條侯周亞大將兵破之滎陽况今德

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

十也若其所陳少有所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

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誦無竊為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顯前攸共謀殺卓事洩顯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步術以上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

孔融傳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

帝師位至侍中前漢霸字文孺元帝師解見孔融傳父由太山都尉融幼

有異才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

其故谷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

李膺膺振川襄城人融家傳曰聞洪中李公清節直亮

也同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八為太尉與此傳不自非當世名人及

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

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

與僕有恩通家語曰然先君孔子與吾先人李老君同

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

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

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融子坐中以告煒煒曰  
 夫人小而認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  
 惠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  
 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  
 為中常侍疾覽所然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刊削  
削去告人姓名儉與融兄襲有舊亡抵於融不遇傳歸也融家  
 也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窘迫謂  
 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言之舍止後事  
 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襲融送獄二  
 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襲曰彼來

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毋毋曰家事任長妾

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

音宜詔書竟坐襲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

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

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

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撓曲也音

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

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耻之私遣劍客

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家傳曰客

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眾星之將軍若造怨

有比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

萬曆十年

後漢傳卷十

五

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  
 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  
 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  
 月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  
 之言以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  
 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  
 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群輩二十萬  
 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  
 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  
 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

璆音巨秋反又

精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

食縣杜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

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

暴融乃出屯都昌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為賊管亥所

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吳志慈字

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持融為管亥所圍慈從遼東

還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股

勒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見融既而

求救於劉備得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

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

附左丞黃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

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迄無成功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

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

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憑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

而坐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

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

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隸附著初太傅馬日磾奉

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

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帥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

斃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斃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與校中書歷位九卿遂

登台輔獻帝春秋日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錄

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

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及喪還朝廷議

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

命直指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寧輯東夏輯和而曲媚姦臣

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皆以上章表及署捕用附

下罔上前書曰附下罔上者刑姦以事君左傳叔向曰姦以昔國

佐當晉軍而不撓公羊傳曰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甌及

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叔子為質則吾

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甌請諾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叔子為質則吾齊君毋猶晉君之母也日不可請戰一戰而不勝請再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六

七

刃而正色

楚白公勝欲為亂謂石乞曰王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

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事見左傳王室

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表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礪

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

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公羊

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而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即襄仲也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

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為其殺君故也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

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而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

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左傳楚申叔時曰人生吏端刑敦龐杜預注龐厚大也吏端刑

清端直也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

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

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殘其支體而棄廢之非所謂與時消

息者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尚書

曰紂斲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日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夫九牧之地千八

百君前書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人養千八百君也若各刑一人是下

常有千八百紂也劉攽曰案文少一天字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

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

沙亂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風沙衛為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

公以夙沙衛易已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座知之請野享之公使

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馳而告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縊死公徐聞其無罪乃烹伊戾趙高英布為世大患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

宮人也遂專信任之後殺李斯劫殺胡亥卒亡秦也前書黥布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為羣盜及屬項羽常為先鋒陷陣後歸漢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為九江王謀反誅之

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左傳初鬻權彊諫楚子弗從臨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別楚人以為大閹君子曰鬻權君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信

如卞和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已別

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別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持其璞而哭於楚山之

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荆王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乃作怨歌琴操曰

進寶得刑足離分今去封立信智如孫臏史記孫臏守休芸今斷者不續豈不冤兮

洧而魏惠王為將軍自以能不及廣陰使召廣斷其兩

足而黥之廣後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為師魏與趙攻韓

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韓而歸龐謂田忌曰三晉

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竄

明日為五萬竄明日為二萬竄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

國知齊卒法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

兵與其輕鈔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

馬陵道狹旁多陰阻可伏兵乃斫大對白而書之曰龐

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曰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

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攢火

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宛如

老伯毛萇注詩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之巷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

刺也才如史遷李陵為匈奴敗馬遷明陵當必立功以

達如子政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乃下吏當死上

云其才得踰冬減論班固一離刀鋸沒世不齒刑國語中

後漢書卷之十

九

是太甲之思庸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也

穆公之霸秦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

之罪也天子何罪復使為南隄之骨立衛武之初筵詩

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賞既醉止載號載嘏不知其為

也陳湯之都賴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矯制魏

尚之守邊文帝時尚為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

也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

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章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

不改焉是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

祀天地擬斥乘輿也指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

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

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謂

國家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

老子曰天下神陛級縣遠祿位限絕譬如堂羣臣如陛

器不可為也衆庶如地故陛乃九級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

也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

萌形見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

蓋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里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

之近是以齊兵次楚唯青包茅左傳齊桓代楚責以包

縮酒杜預注曰包裏束也茅青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

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也

真曆十年補刊

後漢書卷二

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賀戎孰敗之蓋前以

露表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

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

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

勢異也爾雅曰羊牝曰羊牝曰羊牝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

丘陵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鄭玄注

篚竹器如筐也書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

淵藪書曰今商王受亡道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孔注

也部鼎在廟章孰甚焉左傳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

見詩曰桑之落也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

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並獻帝子帝傷其早歿欲為脩四

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

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

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

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梁懷王相景帝弟也立十年薨

子四歲廢為王坐侵廟墮地自殺齊懷王閔武帝子昭

帝異母兄立八年薨臣賢案齊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

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為懷王作哀者誤也臨淮公衡明

傳皆作公此為未聞前朝脩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

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冲亂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

號謚者宜稱上恩補齊尺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

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也

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

袁熙妻甄氏袁紹傳熙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人

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姑

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凡太祖聞其意為迎

取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紂用其言毒虐眾庶武王剋殷斬

妲己頭縣之於小白旗以為紂之亡由此女也出列女

傳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

操討烏桓建安十三年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

肅慎氏不貢楛矢國語曰昔武王剋商通于九夷百蠻

於肅慎國記曰肅慎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濱大海魏

畧曰挹婁一名肅慎氏說文曰楛木也今遼左有楛木

狀如荆葉 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山海經曰北海

如榆也 國前書蘇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

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為

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

裡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

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

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危鴻門非豕肩鍾酒

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王非引危酒無以激其

萬曆十年補刊

後漢書卷六

三

宥多致乖忤不拘邪正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

寰內不以封建諸侯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侯畿鄭玄注畿限也操疑

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

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

虞浦江表傳曰獻帝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

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

宰北海政散人沅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承

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

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

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尚書曰舜以伯禹為司空禹讓稷契暨皋陶以

益為朕虞益讓于朱虎熊羆伯夷為秩宗伯夷讓于夔龍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

史記曰於是禹興九韶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孟陽

之類也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范睢

一餐之德必償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景帝時錯為御史大夫以

諸侯國大請削其土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袁盎素

與錯不相善盎乃進說請斬錯以謝七國景帝遂斬錯

也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屈平楚懷王時為三閭大夫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

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其言卒客死於彭

寵傾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鄧禹威損失於

宗馮鄧禹征亦眉令宗欽馮愔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遂殺欽因反擊禹今流俗本宗誤作宋也由

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音余昔廉藺小國

之臣猶能相下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罷池歸拜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不忍為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

十一

之下必屏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之肉寇賈倉卒武

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

公子糾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即位以管仲為相也夫立大操者豈累細

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介猶蒂芥也公法雖平私情為

蒂芥者也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

而起憮音舞漁失意貌也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

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其

法論田及兵之法也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

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

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

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

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

報曰猥惠書教猥曲也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山陽

與魯郡相鄰比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

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懼欣

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宣子趙盾諡也

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後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韓厥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必

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

乃今知免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

閭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智非鼃錯竊位為過免罪為

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齧適足

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蟲也孫卿子曰昆蟲亦有知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

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此競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

召行人子負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二云叔向不應子

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

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子負導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口所能

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性既

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之

遲緩與人無傷雖出勝下之負韓信貧賤淮陰少年榆

次之辱史記荆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不知貶毀之於

已猶蚊虻之過也蚊音文虻音岳蚊虻子產謂人心不

相似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其或矜執者欲

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

也鑪累土為之以居酒瓮四邊隆起一而高如鍤鑪故

名鑪字或作壚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粟甚平遇

客甚謹為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

長者揚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

馬令孺子懷錢挈壺往沽狗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

當以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

食今穀有樹瓠者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頭獻先生田仲

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

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斟吾

無以此瓠為也將棄之今仲不待仰人而食亦無益人

國亦堅它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郝為故吏融所推進

趙衰之拔卻穀左傳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不輕公叔

萬曆十年補刊

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僕行與文子同升之於公與之並為大夫僕音士眷反見論

語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已同愛郗慮雖懿伯

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勝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

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況恃舊交

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賢吏謂慮也輒布腹心脩好如初苦言

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

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太中大夫職在議故云閑職賓客日盈其門

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

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爵主武賁千五百人

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

者成人尚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

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蓋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

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

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略曰粹

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為軍

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

無不嘉其才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

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

宋史記曰魯大天子孟釐子曰孔丘聖火之後我宋服

震注曰聖人謂高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

子奔魯也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

中微行謂不加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補衡跌蕩放言跌蕩

無儀檢也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放縱也

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說文曰瓶在也字書曰瓶

似在而高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

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

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

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

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

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

知肉味乎兄號哭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

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

戒融剛直魏略曰曹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舊及

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

生為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救出魏文帝深好融

文辭嘆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

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

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樂右之節加中散大夫前書曰樂布梁人也

為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詞而哭之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

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故上書訟之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

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紓音舒解

也緩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

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若夫文舉之高志

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也忤逆故使移鼎之迹事

隔於人存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

虐鼎遷代終之規啓機于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終

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園委屈可以每其生

哉西卽利字音五九反前書音義曰利謂利團無稜角也每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

也賈誼曰品庶每生慄慄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潔可也慄慄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堅貞如白玉也皜音古老反

荀彧傳

荀彧字文若袁宏漢紀彧作郁潁川潁陰人朗陵令淑之孫也

朗陵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父緄為濟南相緄音古本反緄畏憚

宦官乃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典畧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取轉

以妻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顥名知人

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

令亢父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亢音剛父音甫董卓之亂棄官歸鄉里

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密縣西彧

萬曆二十六年刊 後漢書卷六十一

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四面通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

密雖小固不足以扞大難宜亟避之亟音紀力反鄉人多懷

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或乃獨將宗

族從馥留者後多為董卓將李傕所殺略焉或比至冀

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或以上賓之禮或明有意數

數計數也○劉放曰案文但云明有意見漢室崩亂每數不成文史筆不如此盖有一聽字

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或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

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

子房也比之張良以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

鎮東司馬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或守甄城縣名屬齊東郡

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郵音緇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操典

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

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或譎詐也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

擊陶謙宜亟供軍實或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

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或或將

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曰何知貢不

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為一州之鎮往必危也

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未必定及其猶

豫宜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去就也若先懷疑

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或無懼意知或不

可攻遂引而去或乃使程昱說范東阿

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

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

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

焉

三城謂甄范東阿也

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或

諫曰昔高祖保關中

高祖拒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

光武據河內皆深

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

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

曹

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兖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天下也

此實天下之要地

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

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熟麥約食穡穀以

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

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

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

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清

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

萬之眾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

之執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

因分定諸縣兖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雒陽

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眾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

奉負功恣睢

恣睢肆怒貌睢音火季反又火佳反史記盜跖曰殺不辜暴戾恣睢

未可卒

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左傳曰偃

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於温殺之於隰城

遂定霸業天下歸心項羽殺義帝於

下服從也漢高祖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項羽殺

下服從也漢高祖為義帝發表高祖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

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

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雖爾身在外乃今鑿駕旋軫鄭

注周禮曰軫輿後橫木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

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

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

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

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或為侍中守

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或籌焉或又

進操計謀之士從子攸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聞攸

人吾得與計事及鍾繇郭嘉魏志嘉字奉孝穎川人也

天下雷何憂哉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

器之早卒太祖與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

及類司委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

祖曰使孤成也陳羣杜襲襲字子緒潁川人荀彧為

國建焉司馬懿戲志才等即晉宣帝皆稱其舉唯嚴象

為揚州三輔决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

韋康為涼州後並負敗焉州康字元將太康代為涼州

嘉靖八年

刺史之不至遂為馬越所圍堅袁紹既兼河朔之地

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而後反操與戰軍敗為流矢所

中紹與操書甚倨陳琳為紹作檄書曰操祖父騰嬰養

俗慢之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以謀於或或量

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然後圍緹操從之

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大眾以攻許操與

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或曰袁

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先賢行衆處

人天姿環襟推略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配字正

多奇許攸字子遠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配字正

人忠烈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

州紹以紀聰達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

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

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

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或之籌事在袁紹傳操保官度

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與紹連戰

雖勝而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致猶至

日善戰者致或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

皇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執屈也祖

與項羽於滎陽成臯間久相持不決後羽請鳴溝公以

以西為漢而退高祖遂乘羽敗之垓下追殺之公以

十分居一之眾言與紹眾畫地而守之也鄒陽曰畫地

萬曆十年刊

而不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搯音厄搯謂情見執  
 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  
 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封或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  
 年操以紹新破未能為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  
 表以計問或或對曰紹既新敗眾懼人擾今不因而定  
 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散糾合也乘虛以出則公  
 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  
 復置九州者以為冀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操將從  
 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  
 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

得保其土宇守其兵眾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  
 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  
 然後脩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  
 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  
 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寢九州議十  
 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時眾寡糧  
 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往之便遠恢進討之  
 略恢大也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微其軍實微邀也音  
 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  
 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

得反旆冀土左傳南轅反旆杜預曰軍門前大旂充平四州謂冀青幽并也向使

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敵人懷利

以自百各規利人百其勇也臣衆怯沮以喪氣沮止也有必敗之形

無一捷之執捷勝也復若南征劉表委棄交豫饑軍深入

踰越江沔沔即漢水也孔安國曰漢上為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

建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

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搏擊也高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為最

功臣多不服高祖云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功狗也至

如蕭何發縱指示功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

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策帷幄中決勝原其績効足

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侔等也臣誠惜

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義曰疇等也使其後常與先人

也或深辭讓操誓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

之盜左傳介子推晉文公臣况君竒謨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

邪操不專功欲分之分於或也雖慕魯連冲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秦為帝魯連止之平

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

忍為將為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於是增封千

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以正司或先守尚書令今欲正除也或使荀

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或所策或

曰今華夏以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

以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或計表十七

年董昭等昭字公仁齊陰人也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禮舍文嘉

日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日

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日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謂

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輅

大旂夏后氏之璜封谷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

密以訪或或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庸崇

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禮記

日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

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請或勞軍于譙因表留或曰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

之重下建副二之任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為將軍扞

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權輕願得君之寵

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帥監督

也之義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左傳曰謀而鮮臣

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

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

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

醜虜軍禮高迷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休以為重書奏帝

從之遂以或為侍中无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

須濡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或

須聞操來夾水立塢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病留壽春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

後漢書卷之六

三

發之因末使至郭太... 伏志吾女何得配上或曰伏以女配帝性又祖曰今朝廷有... 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 陽嘗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 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齊聖書犒軍飲享禮畢或請問太... 祖不知或欲言揖而遣之帝哀惜之祖曰為之廢讌樂... 遂不得留之卒於壽春帝哀惜之祖曰為之廢讌樂... 謂祭祖神之曰因為讌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謚曰敬... 之祭祖神好遠遊祀以為祖神漢以午日祖... 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川沸騰天下之命倒懸矣

趙岐注孟子曰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

察其定舉措立言策也措置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

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言或本心誠仁為已任期舒

天於倉卒也紆緩也音舒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

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

備智筭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

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

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許之賜又至

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勾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

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強晉果敗吳越襲

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

彼非蕪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

者也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晉但其事不兼濟也方時

運之屯遭易曰屯如遭反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執

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謂詭辭揮金僚朋

揮散也北海天逸音情頓挫頓挫猶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

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或

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吹迹疑心一迹若可疑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終 後漢書七十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 後漢書七十一

皇甫嵩 皇甫嵩字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

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

廉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為郎中遷太尉陳蕃大將軍

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初

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或作郎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

跪拜首過首音式受反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

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

相誑惑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

順治十五年刊

荆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楊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諱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

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

幟音尺志反又音試

時人謂之黃

巾亦名為蛾賊

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諭賊衆多故以為名

殺人以祠天角

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所在燔燒官府劫畧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

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

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

並置都尉

大谷轅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

召羣臣會議嵩以為宜

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

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

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

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

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

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能勝也

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

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為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茅盾於其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

士皆束苜乘城苜音巨說文云束苜燒之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

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

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

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

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

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

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

戰於廣宗今昌州宗城縣梁眾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

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

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

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擊獲甚眾角先以

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

天啓三年刊

後漢書卷六十一

三

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

於城南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封上於其上謂之京觀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

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並屬扶風合八千戶

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為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

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今市為墟母不保

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撫卹士卒甚得眾

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

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

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

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平謂曰難得而易失者時

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

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

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

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未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兵動若神謀

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

電掃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

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

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平嵩曰夙夜在公心不

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

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

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說信令信背漢參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哉後信謀反為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為女子所詐豈非天

哉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馮足以振

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馮即麾字古通用叱咤怒聲也赫然奮發因危

抵頰抵音繼擊也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

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

河飲馬孟津誅闞官之罪除群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

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

風之執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不

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也謂天位也推

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

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

走丸迎風縱緯豈云易哉且今賢宦群居同惡如市左

傳韓宣子曰同惡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

父居史記范蠡曰大名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

後悔無及高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

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

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

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

有令名死且不朽

句皆左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

計不用因亡去

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為

病會邊章韓遂作亂

二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

園陵章等遂復入寇

二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甬路

由鄴見中常侍趙忠

舍宅踰制乃奏没入之又中常侍

張讓私求錢五十萬

嵩不與二人由此為憾奏嵩連戰

無功所費者多其秋

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

千更封都鄉侯二千

戶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

嵩為左將軍督前將

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

進赴陳倉嵩不聽卓

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

則城全不救則城滅

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

戰百勝不如不戰而

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不可勝在

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

孫子有餘者動於九

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

兵法曰善守者藏於

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玄女三宮戰法曰行

兵之道天地之實九天九地各

表裏九天之上六甲

子也九地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

下六癸酉也子能順

之萬全可保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

之執也夫執非九天

疾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接國

今已陷受害之地而

陳倉保不接之城我可不煩兵動

衆而取全勝之功將

何執焉遂不聽王國

圍陳倉自冬

嘉慶八年

後漢書卷六十一

五

迄春八十餘日城墜牙國竟不能接賊衰疲故果自解  
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其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驅  
兵法今我追國是追驅衆是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蟻有  
毒皆左氏况大衆乎書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  
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  
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  
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鄴  
音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  
頃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

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  
此懷姦也且其凶矣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  
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相文之事也嵩曰  
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春秋左氏傳曰專命不如顯  
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  
於嵩及後東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  
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國豎亂朝董卓雖  
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  
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  
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發兵

群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奉嵩下吏將逐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質正也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下皆拜以屈嵩風音諷謂既而抵手言曰義真猶未乎備音履義文曰備牛乘馬服字今何朝人猶有此言嵩為左將軍限征遼東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至於卓曰嵩為國有健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及卓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也

被誅以嵩為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

冬以流星策免續漢書曰免以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尋

李恠作亂嵩以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為郎

嵩為人愛慎盡勤劉歆曰前後上

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又

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汲時人比目稱而附之堅壽亦

顯名後為侍中辭不拜病卒山陽太守張芝嘗與嵩書

朱雋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服緇為養雋以孝養致名為縣門下書生好義輕財鄉閭敬之特同郡

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為冠饋費而後倉

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規被

對雋為備錢母既失產業錄占深悲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

以解其事初貧後富必然理也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

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雋為主簿喜平二

年端坐討賊許都失利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

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判定州奏故

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

言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為

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賊並起守輒弱不能禁又

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

縣光和元年即拜雋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

所調家兵僮僕之屬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

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

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

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

為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畧拜為右中

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

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

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

衆數萬殺郡守褚裒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  
 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  
 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  
 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  
 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郢人也善用兵事秦昭  
 王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起拔光狼城後七年  
 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  
 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爲亞卿後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河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儁討潁川  
 已有功効引帥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  
 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  
 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

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  
 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  
 張超及徐璆秦頡皆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  
 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  
 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  
 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  
 急攻連戰不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  
 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  
 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  
 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

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

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

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師還屯宛中儁急攻之夏走

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斬萬

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

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錢塘

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幕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

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皆遂棄土石而去塘以加之成也○劉放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加

位特進以母喪去官起家復爲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

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太賢于氏根

青牛角張白騎劉石老髭文八年漢大計司隸掾哉州

春秋大計作大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

大目白繞哇固苦晒之徒九州春秋晒作音亦由矣並起山谷間

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

者言飛燕多鬣者號于氏根左氏傳曰于思于思棄甲

也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

小者六七千于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

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衆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

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

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

拜燕平燕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  
吏惡後者毛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雋爲河內太守將  
家與羣奴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雋  
雋爲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  
擅政以雋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  
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雋輒止之卓雖惡雋異已  
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己副使者拜雋辭不肯  
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  
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  
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

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  
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乎雋曰相國董卓具  
爲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  
關留雋守洛陽而雋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旣而懼  
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荆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  
洛陽雋聞復進兵還洛懿走雋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  
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  
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雋行車騎將軍董卓聞  
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雋雋逆擊爲  
傕汜所破雋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

惟汜作亂時猶在中牟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可  
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為太師因移檄牧伯同  
討李儉等奉迎天子乃奏詔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  
揚州刺史周乾郟邗相陰德東海相劉旆音反彭城  
相汲廉北海孔融沛相秦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  
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  
軍河南尹莫府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州卿  
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言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  
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  
臨官尹人摺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為自非明哲雄霸之

士曷能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  
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  
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  
君子靡不顛顛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  
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李傕用太  
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  
謙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况天子詔乎且惟汜小  
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執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  
閒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雋徵復為太僕謙等遂罷  
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錄尚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

後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催殺樊稠而  
郭汜又自疑與催相攻長安中亂故雋止不出留拜大  
司農獻帝詔雋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  
催和汜不肯遂留雋等雋素剛即日發病卒子皓亦  
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服倉卒之時春秋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勝戎有受那那宜社

之肉也爾雅曰舉大事動大衆必无有事於社然後出

謂之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

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程義鞠旅之日新序曰楚白公

馬欲立王子間為王王子間不肯劫之以刀王子間曰

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言非

惡其位以索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

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平高率楚衆以誅白公

而反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

聞之投袂而起程義方進之子樂兵將誅王莽事見前

書詩曰陳師鞠旅鄭玄注云鞠告也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

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山東連盟

師及秦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若匹夫匹

婦之為諒也莊子曰孔子見盜賊退曰吾幾不免虎口

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其乎前史著平原華

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華字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

言其祖魏太尉魏志曰故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

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

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

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

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  
亂元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  
爲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贊曰黃妖衝發高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  
不雋捷陳穎亦得于越謂平許昭也于語辭言肅正命  
並遣屯歷履也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終 後漢書七十一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後漢書七十一 天啓癸亥三月重刊

董卓

董卓字仲穎 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爲穎川輪氏尉隴西

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

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

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

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 說文曰徼巡也前書

義曰所謂遊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方言曰

徼備盜賊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鞬 左氏傳云右屬橐鞬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

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漢陽叛

羗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已有者則士

爲功者雖已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巳校

尉坐事免後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

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

地先零羗及枹罕河關群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

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羗校尉冷徵伯玉等乃

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

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

到護羗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爲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爲遂允改爲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

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名詔以

卓爲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

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

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爲副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從終不言人短當權寵之

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

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

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

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

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

榆中

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蘄州金城縣中

温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

討之温參軍事孫堅

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吳志

說慎曰賊

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

天兵繼後賊必困之而不敢戰若走入羗中并力討之

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蔡

圍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温時亦使卓將

兵三萬討先零羗卓於望垣北

望垣縣屬天水郡

為羗胡所圍

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隄以為捕魚

而潛從隄下過軍

續漢書隄字作暖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

比賊追之決水

已深不得度時眾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

黎鄉侯邑千戶

黎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郃音台

三年春遣使者

持節就長安拜張温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温其冬

徵温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

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

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

典畧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

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眾將

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眾寇掠三輔

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

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

英雄記曰王國

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

使督統諸部忠耻為眾所脅感

患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

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

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前書音義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

牢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老胡敵腸狗態言老胡心

腸敵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敵作慙方言云慙惡也郭璞曰慙慙急性也慙音芳別反慙音芳于反臣不

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朝廷不能

制頗以為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

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

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

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

以觀時變及帝崩夫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闞

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

即時就道並上書並猶兼也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

亂海內臣聞揚湯正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一人吹之百

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音側亮反寒也潰雍雖痛勝於內食昔趙

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

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劉攽曰注荀寅與士吉射者

曷為君側之惡人案公羊當更有荀寅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也二字今臣輒鳴鐘鼓

如洛陽鳴鐘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

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請收讓

順治十五年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二

四

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

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山陽公載記劫少帝

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

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

涕泣典畧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却兵卓曰

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

遂俱入城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

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

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

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

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

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

原而并其眾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麤畧有勇善卓

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

雨策免漢官儀曰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

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

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

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曰昔霍光定策

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

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召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案劔曰羣臣有

後應者請斬之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

曰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  
昌邑王凡伊尹放諸桐宮也  
所徵發一千一百二十七事  
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

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  
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

廢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后靈帝何

賊迫永樂太后孝仁董皇后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無

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遷於永安宮遂以弑

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鄒侯

傳音直戀反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鉄鎖詣

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

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

殿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劉放曰案漢書內皆是時

維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

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言牢固者皆

一曰牢漉也二字皆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

文陵靈帝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官人虐

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

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

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雒陽

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鍾虞以銅

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虛前書音義曰虛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附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楯卓亦取之故貨賤

物貴穀石數萬文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

五分無文章其外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三輔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

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卓臨洮人

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

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

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璠侍中汝南伍瓊英

記秘作蕊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秘音秘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范曄父名泰

避其諱耳長吏何顯等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

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

馥為冀州刺史英雄記馥字文節潁川人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吳志

曰劉岱字公山東萊牟平人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英雄記伷字公緒九州春秋伷

為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作資後為孫堅所殺卓所親愛

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

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璠陰為內

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公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

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為白波賊眾十餘萬

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鴆  
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  
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秘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  
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  
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秘而彪恐懼詣卓謝曰  
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為罪○劉放曰案  
文當云請不  
以及罪多為卓既殺瓊秘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為光祿  
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  
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  
謂時  
日吉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  
便

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

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劉  
放曰

官府居家案  
文少一人字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

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

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故城汝州  
梁縣西南與戰

破堅生禽頰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

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英雄  
記曰

匡字公節泰山人輕  
財好施以任俠聞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

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

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今  
汝州縣也陽人聚

故城在梁縣西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

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呂布為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

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衆大亂奔走堅追擊之軫布敗

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雒

九十里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對雒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

是也距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

聚兵於陝堅進雒陽宣陽城門雒陽記雒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劉

放曰注從東第三門案文少名宣陽二字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埽除宗

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間以截卓後

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

小意說文曰驚也音都降反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

屯澠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典略曰熲在華陰特脩農事天子東遷熲迎貢饋周

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煨音一回反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

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璠音

音甫袁反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

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時

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瓜者蓋弓頭為瓜

形也轎音甫表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轎長六尺下屈質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轎

竿摩謂相通近也今俗以事于人者謂之指竿摩以弟旻為左將軍封鄴侯兄

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

列位其子孫雖在髻亂男皆封侯女為邑君數與百官

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

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丈積周迴一里一百步

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

老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卓施帳

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

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柩案

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

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

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

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

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

孫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

西行堅曰名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

平堅聞古之名將伏鉞臨衆之有不斷斬以赤威武者

也故穰苴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為將軍使寵臣莊賈

監軍賈期後至穰苴斬以徇三鄆音絹魏絳戮楊干魏降晉大夫楊干晉公弟會諸侯於曲梁

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

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子伯慎漢官儀曰少溫穰人

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

發而見越騎校尉汝南伍孚

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

義力能兼人

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

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

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

詬馬也音許豆反曰

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

磔裂之也音丁

格反獻帝春秋磔作車

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

僕射士孫瑞謀誅卓

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

子萌車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詩贈萌

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

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為呂字於以

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

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

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

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市令呂布

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

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

獻帝紀田肅呂布司郡人也

與布同心勇士

千餘人偽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

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

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

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

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謂陳衛李黑等偽作宮門衛士持長戟俠義卓車或義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

鎧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

主簿田儀

九州春秋儀字作景

及卓倉頭前赴

崇禎三年刊

後漢傳卷二

二

其尸布又殺之馳齋赦書以令宮陛内外士卒皆稱萬

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

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曼於郿塢殺其母

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至乃尸卓

於市天時暑熱卓素充脂肪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

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閭生又聚董氏之尸焚

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

綺績殺統素奇玩積如丘山初早以牛輔子壻素所親

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催郭汜張濟英雄記

人劉艾獻帝紀曰催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雋於

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畧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

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

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齋

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

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得寶與之自帶二十餘箇金大

白珠瓔胡謂輔曰城中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繼輔腰踰

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許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詣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催汜等以王允

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

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眾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

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

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威人賈詡時在催

軍說之

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詔以太尉掾為平律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詔在輔軍輔既死故詔在

惟日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棄軍單行則

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

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惟等然

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尅

則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

延命眾以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

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

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楊整

脩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召文才

整脩使東曉喻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

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

袁宏記曰蒙為惟所

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突內

反殺軫引惟眾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

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

平城門樓上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

於是大赦天下李

惟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

袁山松書曰允謂惟等曰臣

何為乎惟等不應自拜署惟為陽武將軍

遂圍門樓共

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感乃下後數日見

殺惟等葬董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屋之灰合斂一棺

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

起居注曰家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村出之棺向入  
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開  
風復破其冢  
催又遷車騎將軍開府領

謀校尉假節沘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  
封列侯催沘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為左馮

翊欲侯之詔曰此救命之誅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  
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天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没人庶又

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  
中有為催所枉繫者催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

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嚙命  
宜看息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冤結而復罪之

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獻帝傳曰騰父

平扶風人為天水蘭于尉失官遂留隴  
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  
遂騰見天下方

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  
橋時騰私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

將劉範焉之子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獻帝紀曰稟與賈詡

有隙脅扶風吏人為騰守槐里欲共攻催催令樊稠合  
及兄子利數萬人攻圍槐里夜梯城城陷斬稟梟首  
合

兵攻催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騰催既而  
復與騰合催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

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遂騰敗斬首萬餘

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

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也駢並笑語良久軍

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

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

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催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

其所舉先從催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

虜掠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

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

相食啖啖音健敢反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

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賦

卹有虛賦布也卹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

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劉艾

閣當作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

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

獻帝紀曰催見稠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醉由是諸將

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紀曰李催數設酒

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汜

妻乃以鼓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

藥示之曰一相不兩雄我罔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

催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故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

猜疑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催忍害乃與

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使兄子暹音將數

千人國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謀誅催汜將兵夜攻催門候閉門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燃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帷簾中又貫

催耳催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眾乃

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

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催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

以前移官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防不

得出市困乏使就催索梗米五斛牛背五具欲為食賜

官人左右催不與米取又牛肉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

牛骨給皆已臭蟲不可啖食

白城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

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催汜鄴先譬汜汜即從命

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

誅之君觀我方略士眾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

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汜一名多鄴曰

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呵遣酈因令

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酈得以免催乃自為大司

馬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怪左道之術當有道人及

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

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催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

催自以為得鬼神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

之助乃厚賜諸巫

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

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表宏紀曰濟使大官令

反車駕即日發邁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

非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與卓前侍中

劉艾大呼云是天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

兵汝却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李催出屯曹陽以張濟

兵乃却既度橋士眾咸稱萬歲

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

楊奉與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蜀

曰承獻帝舅也表本之注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

曰承靈帝母太后之意乃少齊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恚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催車

駕進至華陰帝未定乞須留之薄因汜曰卿真庸人

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言意乃少寧

所行請先殺我以章意乃少寧

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百請帝幸其營

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

表宏紀曰熲與定有隙熲迎乘輿不敢下熲與定有隙熲迎乘輿不敢下

熲與定有隙熲迎乘輿不敢下熲與定有隙熲迎乘輿不敢下

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催郭沔既悔令天子東  
乃來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為沔所遮亡奔荊州  
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催沔共遣乘輿大  
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  
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獻帝傳曰孫  
建不待解即所刺之有美髮者斷射聲校尉沮儁被創  
取凍死及嬰兒隨流而浮者塞水墜馬李催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備罵之曰汝等凶逆逼  
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催使殺之袁山松書曰  
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請催等

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  
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  
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  
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為後距催等復來戰奉等大  
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  
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  
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袁宏紀曰催沔統營叫呼  
吏士失色各有分散意李  
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  
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亦  
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使李樂先度具  
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

絹縋而下縋音且類反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

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

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都嘗山太

守泓之女也見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

人其宮女皆為催兵所掠奪東溺死者甚眾既到太陽

止於人家太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太河之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傳巖

在其界今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饑餓河內太守張楊魏

曰楊字稚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

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

邑字文都比地涇陽人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

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群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

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

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齎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詈

也○劉放曰注遣婢詣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

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

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

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

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進遂攻蓋

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

幸楊安殿張楊以為已功故因以楊名殿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宮殿

悉壞倉卒之際拾摭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乃謂諸將曰天子當

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

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為大司馬楊

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

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季反干亂

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關貢獻稟公

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

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

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雋為弘農太守

表宏紀曰誅議郎侯所尚書馬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仲仲韓尚書美

射鍾繇尚書郭海許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

也贈射聲校尉沮雋為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

揚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

輓而東楊奉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秦暹奔袁術遂

縱暴楊徐之關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

并州道為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胡才

李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

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

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熲等討李傕夷三族典畧曰傕

高縣以段熲為安南將軍封閩鄉侯閩鄉今號州縣也說文閩今作闕流

嘉靖九年刊

俗誤 四年張揚為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

不能乃出兵東市進為之執以董承為車騎將軍開府

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負而也帝忘

操專信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

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

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誅韓遂

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

北慮其乘間為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

並開府後徵段煨為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

魏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起與韓

遂舉關中背曹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

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瑞之子也弟復據隴右十九

年天水人楊阜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

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

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

而未得其便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少長詣叙家見敘母

說前在冀中時事歎敘悲甚敘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

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敘母慨然

勸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敘母罵之

曰若背父之逆子哉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日  
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季死者七  
人超遂南奔張魯○劉放曰注阜少長詣敘家又云得  
敘母罵之曰案此言阜自少長於敘家後超奔漢中降  
人不曉妄加一請字下文少敘母二字

劉備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聞備圍劉璋於成都  
密書請降備遣迎超將兵徑到城下漢中震怖璋

首即稽 韓遂走金城羌中為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

在袍罕自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河上流故稱河首也署置百官三

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魏志曰淵字妙

才沛國人也為征西護軍魏

論曰董卓初以虓闕為情詩大雅曰關如虓虎毛傳曰虎怒之貌也因遭崩

剥之執曰天實剝亂也左傳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也倫

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左傳夫以剝肝斲趾之

性剝割也斲斬也紂剝剔孕婦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

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折屈也謂忍性屈情擢用尚

有盜竊之道焉莊子曰路之徒問於路曰盜亦有道乎

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及殘寇乘

之倒山傾海殘寇謂崑岡之火自茲而焚書曰火炎崑

版蕩之篇於焉而極詩大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瘁毛

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

人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

貌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左傳曰人生實難天地不仁甚

矣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

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過剝成灾易曰大過棟桡本末

陽厄故曰百六之會弱也剝不利有攸往

小人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滔漫也尚書方夏崩沸方四

華夏也詩小雅云百

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祲遂廣左

萬曆十年補刊

後漢書卷六十二



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雒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眾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眾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勅公卿奉迎純又遣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萬人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

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

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

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

郡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

元年復徵代表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

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

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

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

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

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公天

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

改操而歸心焉風猶舊也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

瓚但務會徒眾以自强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

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

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

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

故立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

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

于鄭魯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矣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

州郡宜共勦力說文曰勦力并力也左傳曰勦力同心音力調反又音六盡心王室

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

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

疇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

鳥桓令疇將眾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則登白狼堆去柳

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

疏自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

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因此遣和

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

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

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

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

萬曆十年補刊

後漢傳之三

二

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表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賞典當胡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京高兵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見獻帝紀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瓜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

自率諸屯兵眾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物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瓚

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  
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  
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  
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為天子者  
天當風雨以和救時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  
尾敦於路却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  
虞以恩厚得眾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  
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  
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  
報瓚云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力定反支音巨後反家世二千

石瓚以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

慧典畧曰瓚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魏志云侯

太守妻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

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

改容服詐補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

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酌觴祝曰昔為人子

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

瓚空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

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  
 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  
 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  
 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  
 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賊即邊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  
 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  
 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  
 殺畧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虜遂大  
 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畧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  
 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

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

雪墜阬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劉放曰案遠當作還

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

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劉放曰驚當作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

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

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

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

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

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

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二十萬眾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

贊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

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贊因其半濟

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

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筭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

贊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

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

昕越為流矢所中死贊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

報紹槃即爾雅九河鉤槃之河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義

已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

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為

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

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今丁原焚燒

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為賊於河內稱黑山伯

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

置節傳傳音丁逆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

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

傳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兩釋纍囚杜預曰纍繫

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踣也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

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為痛怨莫不咨嗟

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

有所下輒早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曰几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早囊說

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亡新王莽觀紹

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職為亂階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

妖星工善星者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

豈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

共造兵勲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

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

相姚貢紹以貪恠恠音力含反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

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母貴母以子貴也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

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

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

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

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

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

桓公之信著于天晉文為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傳

下自柯之盟始也伐荆楚以致菁茅菁茅靈茅以供祭祀

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代楚責之曰爾貢誅曹衛以章

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無禮左傳倍二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人臣雖不許還自河

關茸名非先賢關猶下也茸細也關音吐蓋反茸音人勇反蒙被朝恩負荷

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莖刃也鉞斧也輒與諸將州

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尚書周公東征庶人斯得庶

續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

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

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

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

於界橋橋名界見獻帝紀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

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幽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

巨馬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道縣界流入大破其眾死者七八千乘

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

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糧食並進士卒

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時而不

紹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

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

垂趙比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

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今在幽

州歸義縣南十八里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間

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惑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州十萬共攻瓚興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眾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長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賈庸兒所在

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瓚乃居於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踈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下兵起我謂唾掌而決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積穀三百萬斛

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  
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  
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軍莫不懷瓦解之心  
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  
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  
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衆蹙乃却築三  
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  
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  
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  
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

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尼歸人滴水陵高

滴音丑五六反喻急也汝

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

言相感也

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

下溼曰隰

起火為應吾當自內

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

汝足矣紹候得其書

獻帝春秋候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詞即此書

如期舉火

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

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

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

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

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

屠各胡號

田楷與

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眾歸曹操操以輔為度遼將軍

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

封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人眾稍散曹操將定冀州

乃率眾詣鄴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

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

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

聚稽保燕薊之饒糾收也○劉放曰糾人完聚稽案人

繕兵昭武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

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

### 陶謙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

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

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

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

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

之少為諸生仕州郡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

父友謙恥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四遷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

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

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溧陽今宣

州縣也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

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

忠直見疎出為廣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為太守也曹宏等讒

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閭

宣自稱天子劉放曰案紀作闕宣仍云謙始與合從闕黨童子之後此作門誤也

後遂殺之而并其眾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

守陰平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沂州丞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

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傳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偏陽也楚宣王

減水曰傳陽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南謙退保邳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

拔取慮雖陵夏丘皆屠之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

睢陵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

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

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左傳與平曰門官殲焉

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

歸丹陽會張遼迎已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初同郡人羊耽音側聚眾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

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

西羌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

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緣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  
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敷席及會方四五里費以巨萬  
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  
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儲遂乘酒酣殺  
昱族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吳  
城後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為人所殺昱子  
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  
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種拂舉為方正十萬人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比勵勉也仁能洽下忠以衛國伯  
珪疎獷武才趨猛音出反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

杜實謙為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卷之二十二  
後漢書七十二  
嘉靖九年刊

表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後漢書七十四上

袁紹傳

子譚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

將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山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事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

日事不諧問文開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

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

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

子遠皆為奔走之友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

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輶

車衣車也鄭玄住周禮曰駟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較賤者之車

內官皆惡之中常侍

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

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

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

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佐軍校尉

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

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

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

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

左校尉淳于夔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

碩此云佐軍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脇太后

興彼文不同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

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

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

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劉放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監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

董卓擁

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

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

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

毒恨也

董侯似可

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

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敢卓按劍叱紹曰豎

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

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

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

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懸節於上東門

洛陽城東北面

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袁紹棄節改第一葆為赤旄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

時侍中周璠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

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

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

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

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

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邳鄉侯前

穎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邳音口浪反紹猶稱兼司潁初平元年

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弟後將軍術劉放日以從冀

馥字文節潁川人也豫州刺史孔佃兖州刺史劉岱陳

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

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孔佃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

業紹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璋橋玄族子先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

殺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眾各數萬以討卓為名紹

與王匡屯河內佃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

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車聞

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獻

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璠

天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

傳曰悉理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卓為遣大鴻臚

馬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鄆藏之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

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海內先賢

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毋班字季友泰山人

名在八厨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狗軍班與匡書畧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釁

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患卓遷怒何其酷哉

死者人之所難然耻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

為血讐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 袁術亦

執殺陰循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

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為名韓馥見

人情歸紹忌方得衆○劉放曰案方字無義蓋是其字 恐將圖已常遣

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

謂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

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

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兖州刺史劉焉與

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但慕不足為憂但卓不之後當復而師討之節擁強兵何凶逆事可得置封書

與我殺得此大懼歸各于惠欲斬之劉焉從事或等

門外。劉放曰法可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凶逆事文何嘗作阿

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

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

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雁 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

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

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  
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

卓劉放曰案文少一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

高幹及潁川荀諝等魏志云諝荀或之弟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

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

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

眾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

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

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諝曰勃海雖郡其實州

也言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又處其上袁氏一時之

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

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

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

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

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

性恒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

聞而諫曰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畧英

馥從事十人棄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純杖冀州雖鄙帶

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

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

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

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

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駭鼓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

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閉戶高枕何憂何懼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

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

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

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

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

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

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

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擁一郡之卒撮冀州

之眾廣雅曰撮持也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

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本姓褚黃

巾賊起燕聚少年為羣盜博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

推牛角為帥俱攻瘦陶牛角為飛矢所中創且死大

會其眾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性

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浸廣常山

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脇

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見下收英

雄之士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

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泰曰曰是吾心也即表授為奮武將

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列慷慨

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先皓天姿

環傑雄畧多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走徒眾畧盡軍將

皆撫膝而泣曰向使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

田豐在此不至於是

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

不禮內懷忿恨且欲徵迎紹意檀發城郭兵圍守馥第

拔刃登屋趨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往依張邈

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

謀無何如廁自殺九州春秋曰至廁其冬公孫瓚大破

黃巾還屯槃河爾雅有九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

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

河槃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

瓚兵三萬列為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

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登瓚輕其

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

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九

春秋曰還屯廣宇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

界城此城近枯漳水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

瓚斂兵

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真人水鏡經曰凡

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

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

餘眾皆走

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

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

萬曆十年補刊

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堦登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垣墻間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周邵之德御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釁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二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

洛津

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秦與有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

之辰雨水之上招鬼續鬼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酈元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

津續漢志瘞陶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將有薄落亭

共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禦諸侯坐中客家在鄴

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獻

春秋曰紹勸督引投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

升故爲內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

重輕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

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紹還因屯斥

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腸

山蒼巖谷口朝歌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歌有鹿鳴山計于毒圍攻五

日破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

左髭文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枝郭大

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

山賊張燕及四營署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

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

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執紹召殺之而并其衆與

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為李傕等所追於曹陽

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

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

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當

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左

周襄王出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知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文公從之

襄王遂成霸業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九

春秋圖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

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

先得者王史記曰崩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追之高才者先得焉今迎天子動輒

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

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

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

能從紹有二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  
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  
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  
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  
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相存人莫之非者以  
兔為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免也分定  
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  
商君書並載其詞畧同也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  
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  
思逐兔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  
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  
甥高幹為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

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  
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墮淮南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降霜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

五乘之賓而祀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

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泣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陷而隅為之崩見說苑

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

為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繫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

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

以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拔於

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

臺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

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

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

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畧臣不敢畏憚強禦避

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謂何

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

劍翼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

明也室謂路寢翼虎叱群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

斯殄決而也左傳曰決原也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

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謂叔隗

從兄基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

創謀河外河外河南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

海申以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為

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

求利滑混也楚辭滑其泥揚其波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

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

馬孟津歃血漳河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郡守相衆

漢室之微負兵甲之衆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鳩太后

穢薰后土神祇怨恫無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

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亟俾墜其師無克祚國○劉放曰注凡我同盟之後案文當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此盟書常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文也誤脫四字

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

禮記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

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夫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

蹄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臣所以蕩然

忘哀貌無隱戚者也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

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

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

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揚黑

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

兗州牧竇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會公孫瓚師旅南馳

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

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

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

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

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弒其君夷臯弒者趙穿也曷

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苟云利國專之不疑

而復國不討賊非弒如何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

利社稷專之可也

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耻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

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

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

二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

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

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

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

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

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

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攜離杜黜

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

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

敢關覬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

伯賜之大路之服彤弓一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

忠為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史記曰

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其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

急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死屬之遠東城萬餘里此其

不能盡述也白起歎於杜郵也史記曰秦

為士位遷之陰密曰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太傅曰殫位

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荒亂王命三輔史錄注曰馬日

傳東征循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日殫

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初求去而寵任非所凡所舉用  
 皆眾所捐弃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其骨肉兄弟還  
 為讎敵交鋒接刃播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  
 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  
 乞下臣章答之辭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曰三槐九棘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刺象以赤心有刺也在以臣今行權為彙則柏文當  
 有誅絕之刑齊桓晉文周室弱諸侯不朝桓文天子若以衆  
 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  
 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悞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

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鵠鵠也詩國風  
 考淑人君子其儀尸鳩鵠之養其子且從

上下暮從下上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

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前者數之小終言深

於是以前紹為大尉封鄴侯麻帝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

將軍交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耻為之下將軍交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耻為之下

帝以衛青征伐有王蒼有賢材以為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

何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

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禮舍文

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節嘉靖九年刊

六曰虎賁之士百人七日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拒嘉靖九年刊

嘉靖九年刊

後漢書卷之四十一

秋元命苞曰賜虎賁得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述使說操以許下坦坦音亦下溘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甄音以就全寶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應代赤故包有此言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寮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不

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諝及南陽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脩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五倍則圍之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孫兵勢譬若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三日是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

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特彘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

敵驕者先滅前書魏相上書曰魏誅暴謂之義兵兵

敗利人土地皆賢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

於人廢之衆必見威於敵者謂之驕曹操奉迎天子建

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宮許都令舉師淮南子曰運籌南向於義則遠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

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音

城三老謀焉相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竊為公懼之

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

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此越心之所以霸吳

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討仕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

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謂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

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天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

忌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

以之反黃石者即張良於下即犯上所稱者三零也地音

難在誤出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十字且御衆

於外不宜知內外淮南子曰國不可從中御紹乃分授所統為

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

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早宵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

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

劉備兵連未可卒解全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

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

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

夷之禍汗辱至今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爲丞相胡亥夢

夢卜涇水爲祟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其婿閻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見史記及臻吕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

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

立權之明表也

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為趙王上將軍產為梁王相國各領南北軍呂后崩欲為

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司空曹

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饗放橫

傷化虐人

貪財為饗貪食為饗音烏板反

父嵩乞勾攜養

續漢志曰嵩字巨高

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魏志曰嵩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騰傳及郭頌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悺之叔父魏太祖於悺為從父兄弟也句亦乞也

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闖遺醜本無

令德僥狡鋒俠好亂樂禍

方言曰僥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

修行業鋒俠言如其鋒之利也

幕府董統鷹揚埽夷

凶逆

謂紹誅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

左傳侵官冒也

於是

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難弃瑕錄用故遂與操參

咨策畧謂其鷹犬之才瓜

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

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

字書曰能輕也魏志曰操引兵西將據成臯到滎陽汴水

遇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乘馬被創曹洪以馬與操

飛傷多操為流矢所中所得夜遁又為呂布所敗

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

被以虎文

續漢志曰虎貴

將冠鵬冠虎文

授以偏師

就威稱冀獲秦師一克之

報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

殺義孟明等文孟請而令

殺尸而還事見左傳而遂乘

資跋扈肆行酷烈剝元

元殘賢害善太公金匱曰天

人醉海內陸沈於度久

太守邊讓英才雋逸以

三言

後漢書七十四

六

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

自是士林憤痛怨天尤地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

於徐方地奪於已布日陶謙為徐州牧探初征之

地至東海過邳會張繡與陳宮時迎呂布郡縣皆應

布西屯濮陽而操更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陣亂馳突火

出墜馬燒左右司馮祐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

異扶操上馬還得引去強幹弱枝解見班固

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傳左傳宋大夫魚石

等以宋彭城畔屬楚經書宋彭城傳曰非宋也故復援旌

地追書也且不登畔人也杜預注曰登成也

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左傳曰擐甲執兵

前書楊雄曰雲徹席卷後魏志曰操襲定陶未

後會布至擊破之布將臨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

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東奔劉備兵拯其死

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足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太

造於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會後

鑾駕東反群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北鄙之微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故使從事中郎徐

局部也杜預注曰遠其部曲為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

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

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晉書

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謂者為外臺是謂三臺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

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土至高祖下及孫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

不言微反脣湯遂奏異九卿見令道路以目百辟鉗口

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見前書

萬曆十年刊

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人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賢哲鉗口也鉗或作相音渠廉反尚書記期

會公卿充真品而已前書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問以為大故故太

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表

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劫以大逆操因睚眦被以非罪等

楚并兼五毒俱至獻帝春秋曰收彪下獄考實遂以策罷觸情放慝不顧

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

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

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

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

涕士民傷懷前書曰孝文皇帝實皇帝又署發丘中郎將

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

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增繳充蹊阮弈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罔是以充

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管子曰天下無道人在爵位者皆不自聊

生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

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左傳曰彌縫敝

邑杜預注曰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左傳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撓之凶除忠害善專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卷六十七 三

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

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

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

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獻帝春秋曰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

以為贊援會贊破滅紹亦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

隧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

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

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莊子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

知其不勝任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

也也十群奮中黃育獲之士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

勁弩之執文子曰狡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

出并州越太行紹甥高幹為并州刺史壽州涉濟潔紹

子譚為青州刺史濟潔二水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

州下宛葉而摘其後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摘音居

是也荆州謂劉表也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

焚飛蓬楚詞曰離憂患而乃覆滄海而注爍炭黃石公

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次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

遲綱施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

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

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據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也

天啓三年刊 後漢書六十五 三

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乃先遣顏良攻曹流俗本此下有陳琳之辭者非也

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紹自引兵

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執存則

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

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

資我雖剋伯珪眾實疲敝而主驕將怙軍之破敗在此

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乎法言之

秦姓也姬周姓方言蚩恃也六國恃惑侵弱周室終為秦所併也曹操遂救劉延擊顏

良斬之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為先鋒羽望見良

當解紹乃度河壁延津南元水經注曰漢孝文時

卒塞之武帝作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

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

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

軍中大震操還中官度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酈元

高臺謂之官度臺在中牟臺紹遣保陽武陽武今沮授又說

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數少而資儲不

如此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

不從連營稍前漸通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

營稍進前

言

依沙地東西數十里為復還堅壁紹為高檣起土山射

營中釋名曰檣檣者臺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在焉皆蒙楯

而行補今之旁排也楊雄羽獵賦曰蒙楯負羽獻帝奉

○劉放曰注誠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

靂車以冀發石車震烈呼為霹靂紹為地道欲襲操操

輒於內為長槓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

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

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將奇別

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為紹不從許攸進

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

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禽○劉放曰案文為成

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

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

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去紹軍四

千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

公聞許攸來跪出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大喜乃選精

銳步騎皆執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

束薪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還兵

以益備問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

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等割得將軍淳

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

軍將上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

皆惶懼

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魏志曰張

郃字雋文河間鄭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則事去矣郭圖曰郃說非也不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薛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眾聞紹在稍復集餘眾偽降曹操盡阬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

相用計令喪亂過紀國家未定計紀二年方當與君圖之

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

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

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倨

自高倨音平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

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

言迂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怒內忌將發若軍

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

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

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

順治十六年刊

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官度之敗適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許尚未可知也

審配二子為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將奇言於紹

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

辛評亦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

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用與紀不睦辛評以問之郭圖皆比於譚許辛思兄也見魏志紹以問之

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

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

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

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

薨魏志曰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虎獻帝春秋曰紹為

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如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

黑面以毀其形尚又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為

為盡殺死者之家

譚所病卒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眾以譚長

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平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

嗣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終

後漢書七十四上



